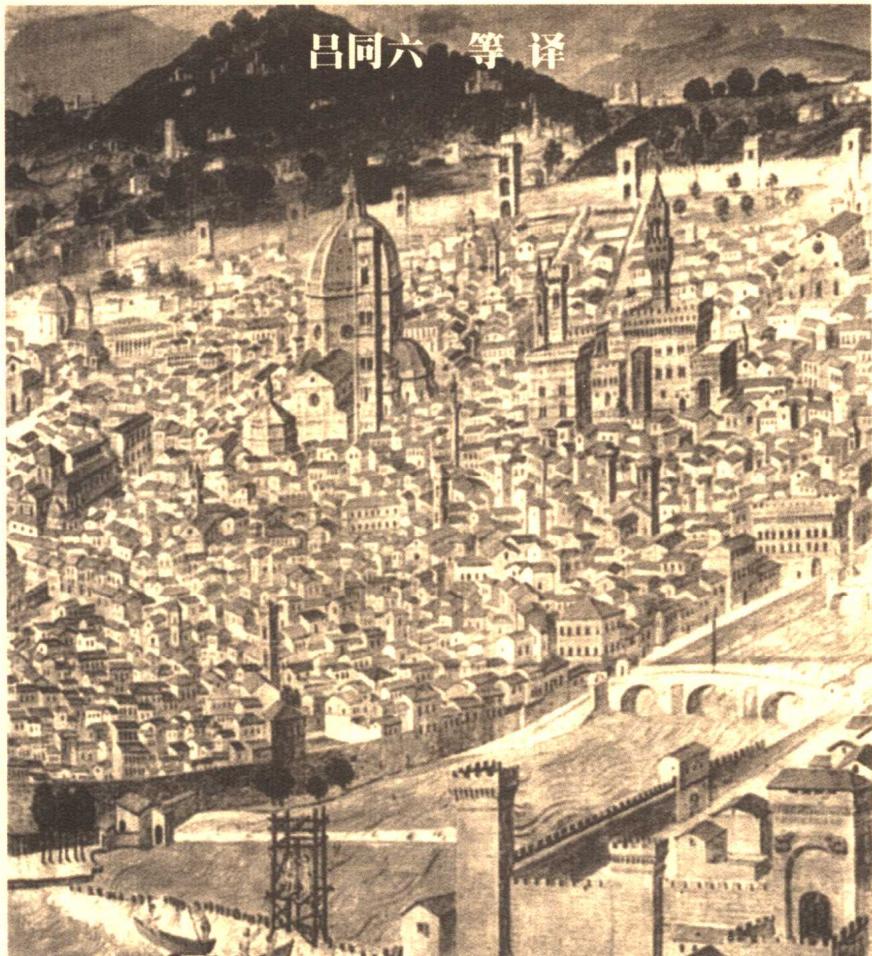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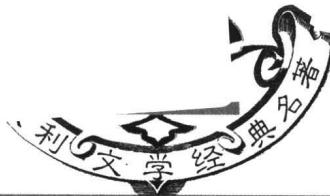


(意) 萨凯蒂 等著

#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短篇小说

吕同六 等译





(意) 萨凯蒂 等著

吕同六 钱鸿嘉 黄文捷

张敏 魏怡 孙宁宁 等译

#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短篇小说

花 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短篇小说**

(意) 萨凯蒂 (Sacc hetti, F.) 等著；吕同六等译 .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7

(意大利文学经典名著)

ISBN 7-5360-4536-0

I . 意 ...

II . ①萨 ... ②吕 ...

III .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意大利 - 中世纪

IV . I54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3666 号

策划编辑：罗国林 秦 颖

责任编辑：张 鮑

装帧设计：王惠敏

技术编辑：薛伟民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375 1 插页

字 数 26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536-0/I·3619

定 价 23.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短篇小说

Grazie alla collaborazione dell’Ufficio  
culturale dell’Ambasciata d’Italia in Cina

感谢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对本书出版的资助

# 总序

吕同六

13世纪下半叶，当欧洲大部分国家仍处于中世纪的漫漫长夜时，意大利已迎来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初曙光。

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欧洲新纪元的肇始。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以雷霆万钧之力，扫除中世纪的神学观念、来世主义和禁欲主义，传播以人为本的新世界观、新生活观，激励世人变革现实，给意大利和欧洲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倾注了勃勃生机，造成了焕然一新的气象，开创了文学艺术全面繁荣的局面。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时代。且按下造型艺术不谈，单就文学而言，但丁、彼特拉克、薄卡丘、列奥那多·达·芬奇、阿尔贝蒂、马基雅维利、阿里奥斯托等思想文化巨人，无不为欧洲文学运动奉献了里程碑式的作品，他们为欧洲的抒情诗、史诗、传奇叙事诗、短篇小说、喜剧、悲剧、美学理论和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文艺复兴运动的宝贵传统，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了意大利文学的整个历史进程。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始终不曾曾在文学领域熄灭。以人为本，对人的关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人文主义者崇尚的理想，都承袭了下来，并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弘扬。

因此，了解以文艺复兴运动为滥觞的意大利古典文学，不只是全面地、完整地认识意大利文学的历史与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欧洲文学的历史与发展，也是十分必要和大有裨益的。

不妨再换一个视角。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作家薄卡丘，曾就文学发表过这样的见解：

（文学家们）采用虚构的故事，而舍弃其他方式，因为这些虚构故事的美，能够吸引哲学证明和辞令所不能吸引的公众。……在他们的作品里，都运用了最深刻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好比果壳里隐藏着的果肉，而他们所使用的美妙的语言，就好比果皮和树叶。

薄卡丘的这一席话，把文学作品无可替代的思想价值，满足公众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的价值，作了精辟形象的阐发。

五四新文化运动，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又打开了久久封闭的国门。于是，大批外国文学名著引进国内，呈现于精神饥渴的中国读者面前，成为五四运动为中国文化界构造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批意大利经典作家，如但丁、薄卡丘、哥尔多尼、曼佐尼、皮兰德娄、邓南遮，首次译介到中国，形成了我国意大利文学翻译事业的第一个高潮。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受到政治、社会、文化、语言诸因素的制约，意大利古典文学的翻译显得相当零散，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空白甚多，而且，不少作品还是从别的文字转译。这一切自然都妨碍国人对意大利文学的了解与接受。

基于上述种种缘故，我们着手编选这套《意大利古典名著丛书》。这套丛书共计十二种：

文艺复兴运动伟大的先驱者但丁的《神曲》；这部史诗的问世，意味着中世纪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端；

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彼特拉克的《歌集》；十四行诗这一诗歌形式从此臻于完美的境地，并广泛流布于欧洲各国；

文艺复兴运动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薄卡丘的《十日谈》；这部杰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高峰，并开了欧洲短篇小说的先河；

薄卡丘之后，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群星辉映，星光灿烂，他们对意大利和欧洲短篇小说，乃至戏剧，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丛书》收入一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短篇小说》；

文艺复兴时期大诗人塔索的叙事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这部气势宏伟的巨著，深刻地表现了文艺复兴运动晚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危机；

《哥尔多尼喜剧集》，吸入脍炙人口的四部经典喜剧《一仆二主》、《女店主》、《狡猾的寡妇》、《老顽固》；这位启蒙主义剧作家，身体力行，革新喜剧，为意大利近代民族喜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的具有久远生命力的剧作至今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盛演不衰。

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学大家曼佐尼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战士、诗人”涅埃沃的长篇小说《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诗人、散文家莱奥帕尔迪的《道德小品》、《杂感录》；前两部作品抒发渴求祖国独立、民主和自由的眷眷情愫，倾诉了民族复兴运动的理想与激情；后两部散文集传达了思想和情

感都异常敏锐的莱奥帕尔迪对人生和世界的深沉思考；

19世纪下半叶，现实主义主要代表维尔加的长篇小说《玛拉沃里亚一家》，这位把目光投向贫困、落后的故土的西西里作家，在小说的题旨、风格和语言上都开创了意大利文学的新生面，对日后风靡世界的新现实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开山之作《大地在波动》就是从这部小说撷取的素材。

在意大利语中，classico一词具有两重涵义，一是古典的意思，二是经典的、最优秀的、第一流的意思。这两种涵义其实又是彼此关联、相通的。这套丛书取名《意大利古典名著丛书》(Le opere classiche italiane)，它的选编标准也正是融合了classico所包含的这两种意思。为此，丛书收入了两位生活和创作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叶的经典作家皮兰德娄和邓南遮的作品。

皮兰德娄的文学创作起步于现实主义。他的早期剧作《西西里柠檬》就是根据写于19世纪末的同名短篇再创作的，打烙了现实主义的鲜明印记。他的其他重要剧作，以怪诞、离奇见长，但又糅进了传统的即兴戏剧手法，表现人丧失自我本质的惨烈痛楚。他的剧作已成为意大利和世界戏剧文学的经典。

邓南遮以一部现实主义色彩浓郁的短篇集《佩斯卡拉的故事》，于19世纪下半叶登上文坛，后来成为蜚声世界的唯美主义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长篇小说《火》使我们有机会更真切和更深切地认识这位唯美主义大家的创作原貌。

意大利古典文学是一座异常丰富的宝库。十二卷的《意大利古典名著丛书》，虽也蔚然可观，但毕竟只是开采了这座宝库的一角。遗珠之憾难免。万事开头难，但开头也最为紧要。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意

大利文学翻译队伍的壮大，意大利古典文学的译介，也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 富丽多姿，群星灿烂

###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短篇小说》序

吕同六

意大利短篇小说有着悠久、辉煌的传统，呈现出纷繁多姿的风貌。

在中古时期，当意大利城市文学获得发展的时候，便出现了一些叙事传奇作品。这样的散文故事，到13世纪已经成为一种很流行的文学体裁。《古代故事百篇》、《七个智者的故事》，是这一时期比较优秀的作品。它们以民间流传的故事，或法国骑士传奇，或东方故事为素材，由佚名作者改编，在流传过程中，为了适应市民的趣味，经过不断的再创作，逐渐具有了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吸引公众的艺术形式。这些故事篇幅短小，情节凝练，叙述朴实，语言生动，而且，每一则故事都蕴含了道德教诲。它们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学的重要体裁——短篇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基础。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短篇小说便闪射出夺目的光辉，涌现出优秀的短篇小说家群体。薄卡丘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薄卡丘的代表作《十日谈》以故事会的形式，采用框形的结构，塑造了不同阶层、三教九流、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展示了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抒发了文艺复兴初期的自由思想，成为一部思想上、艺术上和语言风格上都很

新颖、完美的作品。《十日谈》开创了短篇小说这一独特的文学样式，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为意大利和欧洲近代短篇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薄卡丘之后，意大利先后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他们犹如灿烂的群星，照耀着意大利文坛。萨凯蒂是继薄卡丘之后意大利又一位短篇小说大师。

弗朗科·萨凯蒂 (Franco Sacchetti, 1332 – 1400)，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商人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音乐，成年后遵从父亲的意愿从商。后来，又弃商从政，担任过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些重要职务，并多次受命出使其它城邦，得以周游各地，阅历人生。

萨凯蒂的文学活动大约始于 1350 年，正值彼特拉克、薄卡丘的文学创作活动为意大利文学缔造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的时期。他受彼特拉克的影响，开始写作诗歌。他的诗作题材和形式相当广泛，有抒情诗、叙事诗、政治诗、伦理诗、狩猎歌等，大多采用十四行诗、短歌的形式。它们继承文艺复兴初期诗歌的传统，歌颂爱情，充满热爱生活，憧憬幸福的情趣，风格清新、自然。这些诗歌都收入《萨凯蒂诗集》。他还出版过散文教诲作品和《书信》。后来他转而创作短篇小说。

《故事三百篇》是萨凯蒂最重要的作品，1385 年左右开始构思，其中大部分写于 1392 至 1397 年间，但流传下来的仅有 223 篇，有一些是残存的片段。他的短篇小说描写受到薄卡丘的影响。作者在“自序”中说，这些故事的素材采自日常生活或民间传说，都系作者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的趣事、奇遇。故事中的人物全是普通的市民、手工艺者、民间艺人、小丑、仆役。萨凯蒂热情歌颂这些虽然出身低贱，但有着许多美德，聪明、善良、豁达、明智的下层人民，或抨击君主的专横、愚

蠢，或挖苦富贾的贪婪、冷酷，或讽刺僧侣的伪善、龌龊，或嘲弄各种丑恶的人和事。《故事三百篇》生动地描写了十四世纪佛罗伦萨的风尚习俗和生活环境，勾勒了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经济、精神生活画面。作品中洋溢的强烈的反教会的民主思想，人的高贵不决定于他的出身与地位，而在于他的才能和品德的观念，都抒发了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萨凯蒂认为，文学是教诲和醒世的手段，因此在每个故事之后，作者都发表见解，判断是非，指点生活准则。

这些故事在艺术形式上又不同于《十日谈》，别具一格。它们没有在故事会的框架内构建成一个完整的作品，而是各自独立成篇。它们的篇幅都非常短小，有的甚至近于速写。萨凯蒂广泛采用了平民的口头语言，生活气息浓郁，文学简洁，质朴真纯，幽默风趣，读后常令人忍俊不禁。这表明了它们同民间文学的紧密关系。它因尖锐的批判锋芒和犀利的言辞得罪了教会，曾一度被教会列为“禁书”。《故事三百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问世几百年以后，仍然有许多作家借鉴他的故事的题材和写作手法，对意大利和欧洲文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薄卡丘和萨凯蒂的创作，造就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短篇小说繁荣昌盛的第一个高潮。15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短篇小说大致上处于相对平稳、蓄势待发的局面。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乔万尼·塞尔坎比、安德雷亚·德·巴尔贝里诺和贝纳尔迪诺·达·锡耶纳。

乔万尼·塞尔坎比 (Giovanni Sercambi)，1347年诞生于意大利中部文化古城卢卡，1424年去世。他出身贵族家庭。他最初从商，经营药材，但积极参与城市的政治活动，撰写过政治学著作。他的《卢卡纪事》详尽记叙古城卢卡从1164至1424年间的政治、社会生活。他的主要作品是《故事集》，作

于15世纪初，有两个版本流传后世。一个版本模仿薄卡丘《十日谈》的结构，收一百个短篇。另一个版本流传较广，收155个短篇，突破了故事会的形式。一群朋友漫游意大利的所见所闻，构成故事集的框架，故事叙述常常伴随道德教喻。整个作品可以看作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广阔的现实生活的形象记载。它的最大特点是语言鲜活、生动，不少短篇取材于民间故事。

安德雷亚·达·巴尔贝里诺（Andrea da Barberino），又名安德雷亚·达曼扎博蒂（Andrea da Manzabotti），1370年左右生于佛罗伦萨，1431年去世。他曾翻译法国查理大帝系列骑士传奇，又从托斯坎纳和威尼斯地区民间文学传统中吸取素材，创作了众多骑士故事由他本人在公众场合说唱。这些故事把游侠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相交融，被后来的短篇小说作家和叙事诗人广泛模仿和借鉴。他的代表作有《骑士传奇》、《不幸的武士》、《法国王室故事》等，问世后在意大利流布甚广。

和这两位作家同时代的贝纳尔迪诺·达·锡耶纳（Benedino da Siena），有着不同的经历。他1380年诞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锡耶纳城，青年时代加入圣芳济谷教派，致力于对该教派的改革，因而在1427年和1431年两次以异端罪被宗教当局审判，1432年被教皇赦免。他一生遍游意大利各地，进行布道。在布道中，他常常讲述种种故事。这些故事富有人情味，语言淳朴、生动，有些简直就是有趣的笑话，但又饱含教诲意义。但它们并未全部流传下来，后来由锡耶纳人巴尔托洛梅奥收集，得45篇，付梓出版。他还用拉丁语撰写过宗教题材的论文。1444年逝世于阿奎拉。

15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当推马苏乔·萨莱尔尼塔诺（Masuccio Salernitano），意思是萨莱尔诺城的马苏乔。他的本

名叫托玛索·瓜尔达蒂 (Tommaso Guardati)。关于他的生平，人们知之甚少。他 1415 年左右诞生，一说 1410 年左右诞生。他曾经担任萨莱尔诺城邦的大公罗贝尔托的秘书。当时，在罗贝尔托大公的庇护和支持下，萨莱尔诺宫廷汇聚了一批学者、文学家，成为意大利南方传播人文主义的文化中心。马苏乔同著名人文主义者庇丹诺关系密切。15 世纪下半叶，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但生前未能发表自己的作品。他的主要作品《短篇小说集》在 1475 年，即他去世以后的第二年，由他的朋友整理出版。

马苏乔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小说 50 篇。作者在集子中明确表示，他以薄卡丘的《十日谈》为写作的榜样，“努力效法它的优美的语言和风格”。作品分为五部分，每一部分的故事围绕一个中心题材展开，分别描写僧侣们的恶行劣迹，嘲讽嫉妒者，批评女士的缺点，叙述悲伤或愉快的事情，表彰君主的豪爽大度。马苏乔对僧侣的揭露特别锐利和激烈，超过了他的前辈作家。对于他来说，抨击僧侣们的丑行，是反对教会向人民灌输的蛊惑人心的教义的手段，他不只批判教士们的堕落和伪善，而且把矛头指向整个教会，认定它的欺骗行径笼罩和毒害着整个社会生活。马苏乔在小说中描叙了他十分熟悉的现实生活，注重细节的真实性，有时还把现实中的人物引进小说，赋予故事巨大的真实可信性。他描叙的故事情节，常常充满富有想象力的、出人意料的戏剧冲突。他笔下的现世生活，常常呈现出紊乱、荒唐的模样，因为他敏锐地观察到了那个时代所经历的剧烈的矛盾，他的小说自然就不免流露出滑稽可笑和悲哀愤慨交织的情绪。由于教会的敌视，马苏乔的《短篇小说集》于 1557 年被教会列为禁书，但它仍然一直在意大利得到广泛的流传。

16世纪，意大利短篇小说再一次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如马基雅维利、班戴洛、菲伦佐拉、拉斯卡、钦齐奥等的涌现，仿佛熠熠闪烁的群星，打造出了一片无比美丽、灿烂的星空。

形成这一辉煌局面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短篇小说自身具有的优势。短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同诗歌、戏剧比较，它短小、灵动，但容量颇大，能够更直接、更真实、更自如地表现作家的自我和作家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更方便于作品在读者大众中传播。正是在16世纪，不仅有许多作家的短篇小说作品接连问世，连在诗歌领域成就卓著的优秀诗人浦尔契、佛罗伦萨城邦君主洛伦佐·美第奇，也写起了短篇小说。著名诗人阿里奥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一些章节，也具有短篇小说的形态。也这是在16世纪，在意大利第一次出版了像《意大利优秀作品小说百篇》（1561）这样的短篇小说选集，并一版再版，表明了公众对短篇小说的热情关注和浓厚兴趣。

16世纪，意大利文学界关于艺术美和文学语言的规范的讨论也非常热烈。人文主义者卡斯蒂里奥内的《侍臣论》和本博的《论俗语散文》，在意大利和欧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受到尊重的薄卡丘，由于本博的高度评价，此时更获得空前的推崇，他的《十日谈》被奉为小说叙事形态和文学语言的楷模。众多小说家纷纷师法薄卡丘，借鉴《十日谈》；但同时，他们又并不墨守成规，而是努力有所突破，有所超越，甚至向《十日谈》发出挑战，以求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这无疑也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开拓了意大利16世纪短篇小说的新生面。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olo Machiavelli）是一位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人物，在政治学、历史学和军事学研究，在喜

剧、诗歌、小说创作上，都获得卓越的成就。《贝尔法哥》是他留传下来的唯一的短篇小说，写作年代不详，据推测大约作于1518年。小说叙述魔鬼长贝法哥尔受冥王的派遣，携带大量金钱，来人间娶亲，以考察女人的品德。他来到人间，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但他无法忍受妻子的恶习，被折腾得几近倾家荡产，末了只得仓皇出逃。在危难时刻，他幸得一乡民救助，但仍然不得安生。最终他宁愿回到地狱去。小说构思瑰奇独特，想象奥妙恣肆。作者对现实生活给予异常扭曲的、怪诞的观照，在辛辣的挖苦中，传统的魔鬼题材凸显出异常新颖的内涵，残酷的金钱利益毁灭着人际关系，小说从而孕育了对世人生活的独到见解。《贝尔法哥》因此成为意大利短篇小说史上的经典作品。

另一位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家，是安尼奥洛·菲伦佐拉(Agnolo Firenzuola, 1493—1543)。他出生在佛罗伦萨，先在锡耶纳和佩鲁贾大学攻读法律，后来加入修士团，在罗马教廷担任律师。1526年，他获教皇批准，解除誓约，还俗回到普拉托。教廷给他保留了较为丰厚的薪俸，他得以专心致志于文学创作。

菲伦佐拉有着多方面的文学才华。他写过抒情诗、两部喜剧，把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的《变形记》和梵语文学经典《五卷书》，改编为《动物谈话第一篇》，又对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进行了再创作。在他的笔下，古代作家描写的奇妙故事，演变为表现当代生活习俗的有趣作品；古典文学的经验，当代作家的体悟，民间文学的特点，在作品中融为一体。他撰写的对话体著作《论妇女的美》，称颂女性的躯体的美；主张以各个局部的美，组合为整体的美；并从实践和理论上阐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观和艺术观。

短篇小说集《谈情说爱》的写作约始于 1523 年，1548 年出版。菲伦佐拉把这部作品献给他倾心爱慕，却不幸过早去世的贵妇人科丝坦查。菲伦佐拉仿效薄卡丘《十日谈》的叙事结构，打算写三对青年男女相聚在一起，讲述关于爱情的故事，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在六天的愉快时光里，共讲 36 个故事。但菲伦佐拉后来因病中止了创作，只写出了引言、第一天的六个故事和二天的两个故事。这些故事嘲讽僧侣的伪善、荒淫，赞美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由于菲伦佐拉曾在教廷任职多年，熟悉内情，他对教会的揭露因而显得格外犀利、有力。《谈情说爱》在某些方面又突破了《十日谈》的模式。叙事进程中，常常伴随着对爱情的议论，富有思辨性；故事的结尾，通常是作者的教喻，阐明自己的看法。菲伦佐拉有着很深的语言造诣，善于把优美的、传统的文学语言，和生动的、充满现实生活气息的托斯坎纳民间语言糅合起来。他喜欢用富有音乐感的词语来描写人和物，营造出一种愉悦的、诗情画意般的美感，以实现形式的完美。

来自佛罗伦萨的另一位短篇小说家拉斯卡 (Lasca)，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他的本名是安东·弗朗齐斯科·格拉齐尼 (Anton Francesco Grazzini, 1503–1584)，他的职业是药剂师，虽然按照当时的规矩，他可以加入行会，但他始终被排斥在外，这倒使他的思想和行动获得了很大的独立性。1540 年左右，他参与创立“水珠学院”（后改名为“佛罗伦萨学院”），该学院的宗旨是维护佛罗伦萨语言和文化像水珠一样的纯洁。学院的每一位成员都要取一个与水有关的别号，格拉齐尼取别号拉斯卡，这是一种爱吃孑孓等浮游生物，能清洁水面的软口鱼，他以此来表明自己的信念。1582 年，他又参与建立著名的“克鲁斯卡学院”。“克鲁斯卡” (Crus ca)，意为“秕糠”，